

南洋學會專刊之三

緬甸史译丛

黄祖文 编译
朱钦源

新加坡

南洋学会出版

1984

ISBN 9971-936-03-8



编译者：黄祖文 朱钦源

出版者：南洋学会

South Seas Society

P.O.Box 709

Singapore.

承印者：南海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South Seas Press Pte Ltd.

9, Jalan Kukoh # 01-73

Singapore 0316.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版

ISBN 9971-936-03-8

定价：新币 \$ 10.00 马币 \$ 12.00

外国：U.S.\$ 10.00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前 言

研究缅甸历史，历来殊感资料匮乏。五十年代以来，苏联史学界在研究缅甸历史方面发表了一些论著，而且公布了沙俄时期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对于研究缅甸历史有些价值，而苏联学者的缅甸史论著，也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可资缅甸史研究的参考。有鉴于此，我们选择了著述和档案资料，汇编为《缅甸史译丛》。

本译丛得以问世，全蒙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博士的热情鼓励；编排与校对方面，则蒙南洋学报编辑崔贵强先生的襄助。特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译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錄

一、緬甸史（1733—1885年）	1—31
二、英國征服前夕緬甸的國家制度	32—47
三、英國征服前夕緬甸社會關係史片斷	48—58
四、緬甸土地所有制發展的幾個問題	59—75
五、關於緬甸聯邦政府農林部土地國有化法案（1948年）的 講話	76—82
六、一九四八年土地國有化法案	83—89
七、有關緬甸的沙俄外交檔案資料	90—151

一、缅甸史(1733—1885年)

一 孟族的进攻和阿瓦的陷落

1733年摩诃陀摩耶娑底波帝(Mahadammayaza-Dipati, 1733—1752年)在阿瓦(Ava)登上了王位。缅甸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虽然各城市和省的地方长官感到自己有充分的自由,但他们在形式上还是继续做出服从阿瓦的必要表示。孟族(Mon)是顺从的,在国土上定居的掸族人(Shans)的袭击停止了。被蒙兀儿(即莫卧儿—Moghul)王朝迫使退却与海盗交战而衰弱无力的阿拉干(Arakan),同样也未使阿瓦感到不安。可是这种安静仍然是不巩固的:一个震动如在蒲甘(Pagan)国家存在的最后年代,足以使阿瓦王国动摇起来。

在表面平静的情况下,矛盾和对阿瓦的仇恨逐渐积累起来。行政长官和大的地方长官对阿瓦朝廷的闭关和防守政策不满意。十六世纪(XVI)战争以后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元气的孟族力求独立,只不过是在待机起义罢了。经历过阿瓦官吏征税和政治压迫的山区部族也在准备起义。

结果,震动来自外部,来自曼尼坡(Manipur)。这个不大的山区公国,曾经是莽应龙(Bayinnaung)的附属国,但是后来脱离了缅甸。在伽利尼婆斯(Gharib Newaz, 1714—1754)登上曼尼坡的王位以后,曼尼坡的骑兵成了对上缅甸的威胁。曼尼坡人的袭击一年比一年地越来越危险,前去迎战的缅甸部队常常遭到失败。在处于孤立状态的一百年间,缅甸军队和整个缅甸社会一样毫无起色,与其说它适合于同在灵活性方面占有极大优势的强敌争战,不如说它更适合于参加检阅和镇压农村中的骚乱。

1738年曼尼坡的入侵对缅甸特别危险:曼尼坡人到达了阿瓦,烧毁了实阶(Sagaing),并把叫栖(Kyaukse)盆地劫掠一空。随着雨季的到来,曼尼坡人才和往常一样返回山区,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巨大损害,缅甸军队所遭受到的惨重损失,使得阿瓦不得不从南方调来武装力量。

连锁反应在遭受曼尼坡人蹂躏的地方附近的一个地区,即桂家(Gwe Shan)居住的农村开始了。这个部落是从北部移居到现在的曼德勒(Mandalay)地区,是那些被利用作为“国家农奴”的部族之一。不远的地方居住有处在同样状况的孟族。农奴们除了服徭役以外,还要缴纳高税,他们的境况十分困难。

1740年掸族和孟族农奴揭竿而起,打死了缅甸的官吏和狱卒。类似的起义曾多次发生,总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然而现在这种纯地方性的发动与南方的孟族起义联合起来了。孟族占领了沙帘(Syriam)和马达班(Martaban)并将自己的王斯弥陶佛陀吉帝(Smin Htaw Buddhakati 1740—1747)扶上了王位。这样

一来，阿瓦便处在敌对的包围圈中：曼尼坡人每年继续袭击，起义的农奴控制了一部分叫栖盆地，而从南方进攻的孟族逼近了卑缪（Promé）和东吁（Toungoo）。

斗争延续了几年。不应当忘记，虽然缅甸军队内部虚弱，但大大地胜过起义者的军队。1743年卑缪的缅族地方长官甚至夺去了孟族的沙帘，然而缅族人很快就不得不重新转入防御。

在缅族人袭击以及后来洗劫沙帘的时候，葡萄牙（Portuguese）、亚美尼亚（Armenian）和法国的教堂被烧毁，除了英国的仓库和斯马特（Jonathan Smart）所领导的英国商馆（Factory）以外，所有外国商人的仓库都被破坏。斯马特正式服务于孟族，甚至被他们承认为外国商人在沙帘的首领。在孟族人收复沙帘之后，他们当然怀疑斯马特背叛。孟族人不相信英国人靠印度土著雇佣兵（Sepoy）的帮助才得以保住商馆的解释，将斯马特及其助手逐出了缅甸。

1747年斯弥陶佛陀吉帝把帝位让给了较有魄力的孟族王公莽哒喇（Binnya Dala）。孟族皇帝无力摧毁阿瓦的反抗。是这一步骤的原因之一。莽哒喇改组了军队，1752年孟族的统帅多罗般（Talaban）攻占了缅甸的首都。阿瓦被推翻的末代皇帝被带到白古。

孟族人没有着手征服上缅甸，因为他们既没有力量，显然也没有愿望。在孟族人的意识中，阿瓦是压迫的象征，随着它的倾复，逐渐产生消除了对南方的压迫的幻想。不过孟族领土是缅甸一部分的看法，不仅在缅族人中间，而且在孟族人中间也是普遍的。在这一方面，莽哒喇本人宣布自己是莽应龙的继承人，并情愿认为自己不是孟族皇帝，而是整个缅甸的皇帝这一点，尤其意味深长。但是缅族人不能接受他这样一个皇帝，因而恢复缅族人的国家体制的问题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同时还不能不考虑到无论是缅甸本部的人力资源，还是物力资源，都大大超过孟族人所拥有的资源。虽然有欧洲商人的援助，虽然阿瓦遭到了完全破坏，并且它的统治在被征服的部落和人民之间不受欢迎，但莽哒喇对缅甸统治权的企求同样必不可免地遭到了完全失败。

孟族军队返回南方是多罗般和莽哒喇严重的战略错误。虽然阿瓦已经不复存在，但缅甸国家没有消失。于是，在缅甸似乎落入异族统治的最艰难的时刻，缅甸人民推出了有魄力和有才能的领袖。无论是在十五世纪莽瑞体（Tabinshwehti）由东吁率领自己的军队，还是十八世纪位于阿瓦以北六公里的木疏缪（Moksobomyo）的统治者，都拒不承认孟族人的政权并打退了孟族部队的进犯。

正当孟族人带着卤获物和帝王的俘虏离开阿瓦的时候，关于这次失败的消息传到了他们的耳里。然而这次无足轻重的事件并没有阻止军队南开。因胜利而陶醉的孟族人急急忙忙地赶回老家去了。

二 缅族国家的恢复

以帝号阿朗帕耶（Alaungpaya）而载入史册的木疏的缪纪（Myothugyi）瓮籍牙（Aung-ze-ya）是缅甸贵族的中层代表人物。他的领地在北部，那里常年都处于特别戒严状态，只有城墙防护周围乡村的农民免遭掸族和曼尼坡人的经常袭击。

瓮籍牙和他一样的边陲地区的缪纪是不满意阿瓦最后几个王的政策的，这些王因

为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土，便采取了撒手不管的政策。他们主张中央政权要强盛，要求对邻人，首先是对孟族和掸族实行比较坚决和比较强硬的政策。阿瓦朝廷孤立主义的倾向，倾轧和阴谋，使北方人感到十分不满，他们能征惯战，所向无敌的莽应龙是他们的理想人物。

阿瓦陷落后，瓮籍牙认定他的时机已到。接近木疏的孟族部队不意遇到了为数不多的堡垒保卫者的猛烈反抗。这不是阿瓦王的正规军队，而是由隐蔽起来保卫城墙的农民，王的残部以及前来助战的附近的缪（Myo）的部队组成的民兵。当时缅族人无处可退，北方是敌对的山地居民的领土，东方建立了自己的邦的农奴虎视眈眈，南方又有孟族人。虽然孟族军队对木疏进攻被击退，然而孟族并不认为这次失败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还不明白已经遇上了对自己说来遭致灭亡的现象——无能的宫廷和大封建主的抵抗转到了缅甸人民的手里。

在瓮籍牙击退孟族袭击一个月之后，他率领部队发起进攻。在他取得一系列胜利以后，他得到了阿朗帕耶的称号，宣布自己有权当缅王，并将木疏定为首都，改名为瑞帽（Shwabo）——金主之城的意思。

1753年12月阿朗帕耶包围了阿瓦，孟族人以为没有希望得到白古（Pegu）的增援，心中怀疑，感到自己是处在敌人的城中，于是便逃跑了。阿朗帕耶并没有追击孟族，而是北去，彻底征服他早就使其遭受惨败的掸邦。他的这个步骤可以解释为他希望用掸族人加强自己的军队，以及在他希望保证其不受掸族侵袭的臣民面前履行一定的职责。

与孟族人的战争具有持久的性质，孟族拥有欧洲的武器，法国人和英国人在给他们提供弹药。1754年莽哒喇派遣了军队重新侵占阿瓦。多罗般所指挥的孟族军队一直推进到瑞帽，然而自己占领阿瓦的主要任务却未能完成，在阿朗帕耶从北方回师追击之下逃跑了。同年，卑缪转到了阿朗帕耶方面，卑缪的居民起来反抗孟族，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1755年初，阿朗帕耶率领大军赶来救援为止。

阿朗帕耶在决定性的战役中击溃孟族军队和得到勃生（Bassein）、东吁、兴实塔（Henzada）、北阿拉干所表示的矢忠以后，于1755年5月在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三角洲大光（Dagon）港附近结束了远征。他改大光的名称为仰光，即“战争结束”。这个被英国人曲解的名称后来转而成了十九世纪在这里建立的英属缅甸的都城——仰光。

然而战争远未结束。白古和沙帘仍旧在孟族人手中，他们利用欧洲人的帮助，既与法国人，也与英国人进行外交游戏。而阿朗帕耶也深知没有枪炮难以占领防御坚固的孟族城市，因而干涉了这场游戏。

三 英法在缅甸的竞争

在印度的法国领地的总督杜普雷（Dupleix）在很多年间与英国人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其中不仅仅是自卫，而且经常转入攻势。虽然英法之间在印度的关系往往是克制的，然而几乎是敌对的，但公开的军事行动只是从争夺奥地利（Austrian）继承权的战争（1740—1748）开始时才发生。印度是东方军事行动的主要场所，

然而无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严密地注视着缅甸的局势。沙帘有法国和英国的情报人员，频繁开到沙帘和马达班的货船 船长也往往执行侦察任务。

那个时期英国人在缅甸的立场已在1750年的一份匿名文件中表达出来，该文件中称：“遇到与任何欧洲国家战争的时候，拥有对船舰来说安全而又广阔与马德拉斯（Madras）和孟加拉（Bengal）距离那样小的海港是至关重要的。”杜普雷看得更远：他认为征服南缅并将其并入法国的领地，能使法国处于有利的地位，能从本地治理（Pondicherry）到安南（Annam）建立起一个接一个的坚固基地。杜普雷清楚了解缅甸的局势，认为法国人应该援助孟族，因为孟族力量较小，一旦征服他们，这比对缅族人的控制容易得多。

1751年，杜普雷在白人代理人保尔诺（Bourno），代表他同孟族签订了一项条约，该条约对法国在南缅的地位大为有利。保尔诺曾报告称，只要有几百法国士兵就足够控制住缅甸。杜普雷向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经理提出了这一建议，然而没有得到同意：因为巴黎对欧洲和印度的局势深感不安，没有把缅甸视为具有价值的领土。

法国人与孟族举行谈判的消息使英国人深为不安，他们认定，杜普雷想要占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尼格莱斯（Negrais）岛并在那里建立法国的基地。英国人的错误和他们对杜普雷的深远计划估计不足，是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个岛垂涎已久，因而以为正是占有该岛才有可能打开南缅的门户。早在保尔诺到白人代理人孟族缔结协定之前，印度的英国当局就向伦敦报告说，似乎法国人打算侵占尼格莱斯岛。随后，他们不等答复就在1752年派遣泰勒（Thomas Taylor）船长前去白人，他所负的使命是力争孟族将尼格莱斯岛割让给英国，以换取军事援助去与缅族人斗争。

泰勒到达白人以后，发现保尔诺抢先了一步，已经与孟族缔结了条约（泰勒不知道条约的内容）并受到孟族朝廷的善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这时在印度遭受挫折）为了争取不惜任何代价超过法国人，便决心不经孟族同意就占领尼格莱斯岛。被召到印度来的圣赫勒拿前代理总督罕特（David Hunter）奉命率部出征尼格莱斯岛。这个岛被占领了，在岛上建筑了要塞。孟族虽然曾对该岛实行封锁，但未能将其收回。

巴黎拒绝批准派遣远征部队去缅甸，致使在印度的法国当局不再热衷在缅甸建立殖民地的念头。仅仅按照贸易租让合同投资援助孟族是不合算的，况且杜普雷的没有法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孟族就不能战胜缅族人的看法并非没有理由。1754年孟族感觉到法国人的这种冷淡以后，他们宁愿忘掉英国人不久以前侵占了他们的部分领土，转而求助于英国人。当时阿朗帕耶方面的威胁太大了，只要能制止缅族人的军队前进，莽啞喇是在所不惜的。

然而英国人并不相信可以专在某个竞争者身上打算盘。在1755年阿朗帕耶向盘踞在尼格莱斯岛的英国人要求武器的时候，他们给了他大炮，并答应将给予更广泛的援助，其交换条件是承认他们对该岛的权利。阿朗帕耶认为英国人留在尼格莱斯岛是暂时的，而且也并不想在战胜孟族以后把任何外国人留在缅甸国土上，但从策略上考虑，还是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他甚至对于英国人同时将满载有给孟族的军用物资的船只开往沙帘一事也装作不知。

阿朗帕耶在1756年战争过程中，有计划地压倒了孟族的反抗，占领了沙帘。保

尔诺（后来被处死）和载有大炮和弹药前来援助孟族的两只法国船被他俘获。英国人感到孟族人失势了，于是愈加积极地与阿朗帕耶合作。谈判结果，阿朗帕耶承认他们在尼格莱斯岛的权利，并允许在勃生开设一个商馆。后来阿朗帕耶向英国发出信件，向英王提出结盟。但是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在阿朗帕耶看来，这意味着是对缅王所作出的侮辱性的拒绝结盟的表示。

1757年5月阿朗帕耶以突击方式占领并破坏了白古。随着首都陷落，孟族国家被消灭了，然而孟族人的反抗尚未被击破：他们的军事首长向南撤退以后继续战斗。因而阿朗帕耶并不认为马上就可以消灭英国人的堡垒，甚至同意与尼格莱斯岛的总督柳敦(Thomas Newton)上尉谈判。此人（阿朗帕耶也记住了这事）派遣一名下级军官去见他，以此表示与缅王平起平坐。在与这位声称英国人希望签订占有尼格莱斯岛的新条约的柳敦“使者”的谈话中，阿朗帕耶对英国人表现出不可理解的忿恨，他说，他不明白：这有何必要？难道他寄给英王的信件竟然不答复还不够么？

条约仍然签订了，而且规定每年要供给缅甸人火药和大炮以换取尼格莱斯岛和勃生租界。签订条约后，阿朗帕耶被迫离开了缅甸南部，因为曼尼坡人重新侵入西北部地区。其实，英国人自己也不打算履行条约，因为他们已经深信，对尼格莱斯岛的占领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好处。岛上有损健康的气候和该岛不利的驻地，以及在缅甸存在强有力的政权，正在吞噬英国人的一切努力。在法国人包围马德拉斯，而又占领缅甸领土无望的情况下，英国人决心不再注意条约，并开始撤出尼格莱斯岛。在1759年4月期间，驻防部队被派往印度，岛上只留下霍乌普中尉和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以便守卫来不及运出储存的柚木。

当阿朗帕耶不在的时候，孟族起义突然重新爆发。这次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行动，还在阿朗帕耶来到之前就被驻在南部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但在起义的过程中杀死了许多缅族人。阿朗帕耶来到南方后，他得到了报告，说英国人援助了起义的孟族。当时难于查明实情是否如此，很难说是不是亚美尼亚的商人（英国人的竞争者）为了摆脱敌手，而捏造了这个说法。但是阿朗帕耶曾多次受到英国人的欺骗和侮辱，他毫不怀疑他们帮助了孟族，于是便派遣部队往尼格莱斯岛去占领该岛，并把英国人驱逐出国。

勃生行政长官奉命负责此次军事行动，他派了一名在缅甸服役的法国人去执行这次行动。此人执行命令的情况远比书面指令坚决得多：大多数英国人被打死了，只生俘了几个人。

如前所述，随着阿朗帕耶登上王位和缅甸中层封建主取得政权，莽应龙의思想和意向在缅甸重新得势。在国家统一以后，合并景迈(Chiangmai)和暹罗(Siam)的老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阿朗帕耶在击溃了曼尼坡并将其部分居民迁至缅甸国土以后，便向阿瑜陀耶(Ayuthia)进军。除了纯粹的征服性计划以外，将暹罗人迁移到被战争毁坏一空的南缅去也是阿朗帕耶所期望的问题。

1760年远征起初对缅甸人有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集中在通往阿瑜陀耶的西部要冲的暹罗主力部队，因而1760年4月暹罗首都就被包围。然而不久阿朗帕耶在一门攻城炮爆炸时受了重伤，围攻只好停止，缅甸军队也开始退却。途中，阿朗帕耶身亡。他的遗体被运到瑞帽，很多民众参加了他的葬礼。

瑞帽的悼唁活动尚未结束，奉命要求缅甸人交还被俘的英国人和公司财产的英国

大使阿尔胡斯上尉 (Captain Alves) 就来到了阿朗帕耶的儿子和继承人莽纪觉 (Naungdawgyi) 的朝廷。自然,英国人本想残酷惩罚缅甸人,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这种可能。在关于尼格莱斯岛驻防军完蛋了的消息传到马德拉斯的时候,英国人正忙于印度的战事,谈不上派兵讨伐缅甸人。此外,即使有那样的经费,马德拉斯当局也未必会冒险对一支在反对孟族和曼尼坡人作战中得到锻炼和按当时水平装备优良、亚洲最大的军队之一采取军事行动。因此阿尔胡斯上尉有指示,无论如何也不要与缅甸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张。

在阿尔胡斯觐见莽纪觉的时候,莽纪觉正忙于恢复通常在王位更替时笼罩着起义和骚乱的国家平静。阿尔胡斯发现莽纪觉相当客气。这样做的理由是:王位的觐觐者之一,阿朗帕耶的亲密朋友和最大的军事首长,东吁王朝的代表人物,占领了阿瓦,并保住了它。莽纪觉归还了被俘的英国人和公司的财产,并同意与英国人建立贸易关系,条件是英国人向他提供弹药。阿尔胡斯答应把缅甸王的决定带到公司的董事会,便启程到印度去了。他的报告对于缅甸是不怀好意的,在贸易预测方面是悲观的。马德拉斯没有对阿尔胡斯的结论提出异议,因为直到缅甸分离和衰弱时为止,公司一直都在试图干涉它的内政,然而现在它是统一的,而且英国人将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印度,那里的问题不是贸易协定,而是侵占领土。

从那时候起,在几十年的期间内,英国人几乎没有与缅甸接触。

四 贡榜王朝 (Konbaung Dynasty) 时期缅甸的国内情况

阿朗帕耶的儿子莽纪觉 (1760—1763年) 在登上王位时曾不得不顶住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他受到了他的父亲的那些自认为更有资格继续执行阿朗帕耶政策的将领的反对。莽纪觉短时间的统治无重大建树,因为他死得过早,未能制定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只有缅孟战争结束这一件事是属于这几年的。

曾于1752年占领阿瓦,后来败于阿朗帕耶之手的前孟族军队总指挥多罗般,几年间藏身于离直通 (Thaton) 不远的山洞里。他一直在同缅甸驻军打游击,因为他有边区孟族居民的支持,因而不断取胜。缅人找到了多罗般的家人,并将其运往瑞帽。多罗般由于耽心孩子的运命,便投降了,并表示愿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亲人的生命。缅甸王知此以后,宥免了多罗般的死刑并准其效忠。

不仅在莽纪觉统治期间,而且在继承他的兄弟孟驳 (Shin-byu-shin——辛骠信, 1763—1776年) 统治之初,这两位缅甸王都不得不镇压爆发的起义,首先是在缅甸本部。这几次起义不同于过去的起义,他们不以瓜分国家为目的:只是争统一的缅甸王位属谁,而且多半是宫廷阴谋。中央政权的权威大大提高,因而牢固地占据了王位的王不必耽心自己的生命和政权。

从前有个时候曾统治过缅甸的强大氏族的残余,在与孟族战争的过程中和在东吁王朝崩溃时消灭了,这一情况也有助于王权的巩固。阿朗帕耶及其共立功业者是中小封建主,不大的繆的繆纪和在役的军官。阿朗帕耶和他的儿子们耽心贵族的分立主义倾向,于是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军官和官吏,但不是作为世袭的领地,而是作为暂行的采地。称之为繆沙 (Myosa) 的这样的封建主只得到交给他们的采地的部分收入,并

常住在首都王宫附近。为了使繆沙不致在某些省份扎下深根，王定期地变换他的采地地点。

阿朗帕耶和贡榜王朝继承他的诸王大大地扩张了国有土地，不仅缅甸盆地叫栖，而且连孟族南部的大片土地也都包括在内。广泛采用他隆(Thalun)早就制定的使战俘在国有土地上定居的政策，也促使了中央政权的巩固。从前的战俘成为国家的农奴，他们承担着维护水利工程和给王的仓库提供大米的苦差(在这些情况下他们被称之为拉马英——lamaing)或者在军队中服役(这些农奴被称为阿赫莫旦——Ah-mudan)。

缅甸王让大战之后变成荒无人烟的孟族土地和缅甸北部地区住满人的意图，导致了加紧猎取战虏。十八世纪的战争，与其说象莽应龙和莽应里(Nandabayin, 1581—1599年)时代那样企图使邻国成为附庸，倒更象是为了抢夺人而发动的大规模征伐。阿朗帕耶征服曼尼坡以后，从那里带走了几千人，并让其在阿瓦附近作为阿赫莫旦；后来他们则成了缅甸精锐骑兵团队。1785年征服阿拉干后又运出两万俘虏，这些俘虏在缅甸国有土地上成了拉马英。抓俘虏是多次征讨暹罗的目的之一——无论是以阿朗帕耶之死而告结束的远征，还是1764—1767年孟驳进行的远征，全都是这样。

1767年攻取阿瑜陀耶之后，随即毁掉了城市，并把成千成万的暹罗人作为俘虏带走。缅甸人这样的政策，使暹罗历史学家吴迪(W. A. R. Wood)有理由同意暹罗编年史作者对缅甸人无保留的谴责意见。吴迪说：“暹罗作者的意见不无公允，他写道，‘莽应龙打仗象帝王，阿瓦王打仗象强盗’。这就是说，莽应龙入侵暹罗以把暹罗变成自己的属国为目的，然而孟驳王的入侵却毫无可以凭信的理由，而且仅仅为了破坏暹罗和攫取财富及奴隶。”

象这样来区分缅甸王的好坏和说明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高尚与否，距离实际情况甚远。在阿朗帕耶和他的继承者时代把征服国家的居民大量赶到缅甸，这是国家的考虑，在那样的情况下以此来更快地发展国家经济和巩固中央政权。而对暹罗来说，莽应龙的侵略和孟驳的讨伐都同样是毁灭性的，两者都引起暹罗人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争取从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的斗争。

十八世纪末，在缅甸建立阿赫莫旦和拉马英居住地的政策带来了成果。阿朗帕耶的首都瑞帽地方变成了阿赫莫旦地区(孟驳将首都迁回靠近叫栖的阿瓦)。密铁拉(Meiktila)地区和全国其他的中枢地方成为了阿赫莫旦的区域。这些地区的行政长官温(Wun)同时也是从他们统治之下的土地召集来的阿赫莫旦军事组织的长官。

扩大国有土地的总量基本上是靠没收叛乱的掸族土司的领地和寺庙的土地实现的。在贡榜王朝时代调查寺庙地产的工作重新进行；有问题的土地被能轻易地同寺庙争讼巩固起来了的国家收了回去。

早在十七世纪就形成了的缅甸社会结构在贡榜王朝时期得到了完善。进行岁入调查(1783—1784年和1802—1803年)和编造纳税者名簿，使缅甸王能够控制税收。以专制君主为首的相当严整的国家体制建立起来了，专制君主的权力不象蒲甘时代那样，它不受习惯法和存在世袭贵族的限制。

贡榜王朝在消灭了最大的封建主(或者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权利)以后，将依附于

他们的官吏，无论是大的缪沙，还是较低级的缪纪（虽说“官吏”这个名词也并不完全说明这种社会现象的性质），全变成了自己的主要支柱。

如果说缪沙——地区的主宰者常常更换（因为他们在某个地区扎下深根可能对国家的完整造成威胁），那末缪纪（阿朗帕耶当时就是缪纪之一）就象十八世纪俄罗斯的贵族那样成了中央政权的实际支柱。

早在蒲甘时期，缪（Myo）这个词就在缅甸出现，起初是用以称呼设防的居民点，常常是边境城寨的。在十二—十三世纪，这样的城寨曾由王任命的官吏缪纪管理。后来这个词发生了变化（大概在十五—十六世纪），不仅指行政单位，而且也指中小封建主缪纪掌管的领地。有时候一个缪的组成部分仅为一个村，而有时候又包括有几个村，或者甚至相当大的城市。关于封建分散时期缪纪职权的资料，很少保留下来。无疑，他们是小封建主，王公的附庸。除了直接属于缪纪的土地以外，缪纪向其征税的农民的村社土地也包括在缪的范围之内。

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十七世纪缪纪的职能进一步发生变化。到了十八世纪中期缪纪已经同时是代表中央政权的官吏和封建地主了。在消灭大封建主以后，缪纪开始或隶属于取代这些封建主的缪沙，或直接隶属于国家。缪纪保有自己私人的土地，向农民征税，办理自己缪内的裁判和惩治，招募士兵为王服务，监督执行服劳役。

当时缅甸大约有五千个缪，因而这五千个缪纪及其亲属便是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虽然继承死去的缪纪的人在就职前应赴首都进行“官吏考试”。显然这种考试完全是象征性的，因而毋宁说赴首都都是向王宣誓。缪纪十分注意维护坚强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因为它既能保卫他们不受山地居民和孟族的侵袭，也能保卫他们免遭大封建主的胡作非为和农民起义的冲击。少数缪纪有足够的武装保卫自己。

这时称之为阿台（Athi）的农民，虽然仍享有个人自由，然而较之以前时代的阿萨（Асаһ——系俄文原文）大不相同。阿萨包括在共同占有土地的村社中；十八世纪土地往往已经属于农民个人，而且缪纪可以重新分配土地以及从新划分农民的耕作地。这样一来农民便部分陷入依附缪纪的地位。实际上使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的定期登记，也促成了这一状况，但是缅甸的村社土地同时保留了下来。

缅甸没有使农民完全沦为农奴，显然在被战火毁坏的国家里还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时也不可能。农民可以占用空闲的土地，土地经过一段时期便成了他的财产。但在这个时期终了之前，农民只是有条件地占有土地，并且可能失去它。

自由农民的破产和沦为农奴，促进成为国家农奴的前战俘——阿台和拉马英等级之间界限的逐渐消失。十九世纪，随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的终止，阿赫莫旦也日益近乎阿台。

和农民一样向国家纳税的渔民、猎人、手工业者是为数众多的被剥削居民阶层。

寺庙的地产逐渐减小是贡榜王朝时代有别于中世纪的重要特点。十九世纪，寺庙土地已经不是国家土地总额的可观部分。除了侵夺寺庙土地的诸王坚定的政策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起了促进作用。寺庙只有在掌握有大量耕种土地的劳动力的时候，才可以拥有广阔的可耕地。还在十七世纪他隆和他之后的诸王废除了将战俘赏给寺庙的办法，使寺庙遭受了无法补救的打击，因此寺庙已经不能恢复元气，因而十八世纪时没收无收成的土地并未引起困难。

这样一来，快到十九世纪初时缅甸成为了中央集权制的君主国，而且其结构无论是与蒲甘王国，还是与第一个阿瓦王朝时期的国家相比，都大不相同。而且也未必就可以说它的社会关系停滞。

五 与中国的战争

缅甸人征服暹罗的同时在东北方向——对掸（Shan）邦（即掸族土司——译者）和老挝（Lao）国家——扩大自己统治权的行动，使得根据传统认为多数掸邦是自己的附庸的中国感到不安。这些邦（土司）中最大的景栋（Kengtung）表示自己服从缅甸，缅甸前往老挝的军队也通过它的领土。景栋与隶属于中国的景洪（Kenghung）处于战争状态；中国人利用这一点以及萨尔温江（Salween R.）上游一些小邦对缅甸人的不满，决定惩罚缅甸人的盟邦，1766年云南总督派军队进攻景栋。

景栋和其他掸邦的土司（Swabwa）在缅甸部队的帮助下打退了中国人的进犯。这次失败十分惨重，致使云南总督害怕处分而自杀了。同年，云南新任总督侵入北缅。但被缅甸的防军所遏止。南方的部队赶来增援，使缅甸人不仅有可能击退中国的进攻，而且有可能打进中国的领土。总督立刻被撤职，同时为了惩治缅甸人，中国皇帝的女婿明瑞亲自来了。中国人等到1767年的雨季结束之后，分两路向缅甸推进。1768年2月第一路队伍到达阿瓦以北五十公里的城市新公（Singaung）。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孟驳率领的缅军主力还在暹罗。但缅甸部队经过掸族的山地，截断了中国军队与他们基地的联系，明瑞不等第二路队伍赶来支援便向北部逃跑，损失了大部军队。驸马见到未能及时赶来援助的总兵，将其处死。后来因他不能忍受侮辱和面叩皇帝，便割下发辮，派人送给他的岳父，而自己自杀了。

皇帝得知南方边界中国受辱一事，便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歼灭缅甸人。这一次中国军队在北缅陷住了，为了免遭缅人和掸族人不断的攻击，被迫安营扎寨。在缅甸人将敌人赶出营地以后，中国的将领耽心彻底被歼，于1770年求和。缅方司令部同意议和，按照和约条件中国军队退出了缅甸国土，永不再返，恢复了中缅贸易，同时缅甸双方应十年交换一次外交使团。在签订条约以后，中国人在缅军监视下熔掉大炮，翻山越岭班师而回，途中多数人因饥饿而死去了。

中国皇帝虽然再次处罚了一批老是失败的将领，但仍认为顾全面子，把中国军队的征讨说成部分胜利为好。可是孟驳知道缅军诸将领允许中国人安全撤军的消息以后十分忿怒，声言要惩罚他们。他们明白缅王不是开玩笑，便决定不再回阿瓦，移师西进，侵入曼尼坡。曼尼坡人被打败，他们的罗闍（Raja）逃往阿萨密（Assam），缅军带着几千俘虏回到了阿瓦。缅王这才原谅了诸将领。

恢复直到贡榜王朝终结也未中断的贸易关系是与中国战争的成果。然而这些事情也有消极的一面：对情况不熟、装备羸劣、组织甚差的中国部队的胜利，被缅甸朝廷的某些人士理解为对中国的胜利。此次胜利由于廷臣的夸大，遂成了关于缅甸无敌的宫廷神话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后来起到了消极的作用，致使缅甸人在与英国的冲突中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

六 宫廷政变

孟驳为王的最后年代是败退的年代。占领阿瑜陀耶并不意味着暹罗人的反抗终结。他们的领袖郑昭 (Pya Taksin, 即披耶达信) 把首都迁到曼谷, 并以游击方式, 不断地使某些缅甸部队遭到失败。多年来远离祖国不知道为何而战的缅甸官兵的斗志涣散了。虽然孟驳的军队有打败中国人和占领曼尼坡的摩诃梯诃都罗 (Mahathithura) 以及征服阿瑜陀耶的梯诃波底 (Thihapati) 那样的大将指挥, 然而摧毁保卫自己家园的暹罗人的抵抗是不可能的。据缅甸编年史记载, 缅甸的将领如不同意上峰的命令, 动辄引军退出战斗。

暹罗的战事进展得愈糟, 缅甸本土的形势就愈不稳。孟族中间开始了骚动。而且仰光在南部再次起义期间被烧毁。起义镇压下去后, 许多参加过起义的人都逃往暹罗了, 他们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孟驳派兵追赶向后退却的孟族, 但是盟军在三塔径 (Three Pagoda Pass) 附近包围并全歼了这支军队。

郑昭终于打败了摩诃梯诃都罗, 肃清了暹罗的缅甸人, 并把他们驱出清迈 (Chiangma)。日渐衰老的孟驳将其将帅分别派往各地, 但他的战士还来不及回家, 别的地方又已经出现战争或起义的危险。局势愈是严重, 孟驳的政策愈加残酷。1774年在镇压孟族起义和得知缅甸军在暹罗溃败的消息后, 孟驳乘御舫出巡, 顺伊洛瓦底江而下。在这次显示国家力量和统一的期间, 孟驳向瑞德官宝塔 (Shwedagon) 送了重礼, 以金涂饰塔身; 然而这次表演的主要部分不在宝塔旁边, 而是在伊洛瓦底江的岸上进行的。年迈的孟王莽咄喇及其一家这次随同孟驳出巡。为了表示完全征服和肃清了孟族独立的一切希望, 孟驳下令当着自己的面把孟王的一家人全部淹死在河里。

从军队将领的行动来看, 缅甸对孟驳的政策的不满情绪蔓延甚广。1776年孟驳临死前, 国内的形势令人想起他隆王即位时的情景: 大多数缅甸贵族, 因不再带来光荣和战利品的没有希望的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 倾向于恢复孤立政策, 而且首先就是放弃向东扩大缅甸领土。反对派的主要要求是从暹罗和清迈撤军。名将摩诃梯诃都罗站在反对派一方面, 这就保证了反对派的胜利。继承孟驳王位的他的儿子赞角牙 (Singu, 1776—1782年)——摩诃梯诃都罗的女婿立刻从暹罗撤回缅甸余部, 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宗教和宫廷事务上。

然而, 重新“专心致力于本国”的试图, 和在在此之前的一百年间一样, 不可能取得成功。在缅甸已经有一些有影响的社会阶层, 他们关心对外贸易, 关心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有些职业军人对解除他们的权力, 感到不满, 还有一些贵族——亲王和缪沙拥护孟驳的侵略政策。随着赞角牙及其近侍幽居在阿瓦宫墙里的时间增多, 这些力量强大起来了。战争结束以后总共才过了五年多, 很多缅甸人又觉得孟驳统治时代是光荣的时代。连赞角牙的岳父摩诃梯诃都罗都感到失望了; 他 (摩诃梯诃都罗) 失宠以后, 被流放。

阴谋重新发生, 结果, 缅甸王的堂兄弟, 外貌似他的年轻孟鲁 (Maung Maung) 被立为王。行动是在赞角牙外出的一个夜里进行的。卫兵以为圣驾返宫, 放孟鲁和他的党人进入了王宫。王早晨返回, 被一个大臣杀死, 在这以后摩诃梯诃都罗立刻就在舞台上出现, 显然他是这一阴谋的主脑和动力, 而且他参加阴谋的本身, 就使这场阴谋

具有恢复孟驳政策的性质。

孟鲁在位总共只有七天，就被阿朗帕耶的两个仍旧活着的儿子之一孟云(Bodawpaya)所杀，他虽然利用了阴谋家们的帮助，但并不想与他们共享政权，于是在重赏摩诃梯诃都罗和其他主要的阴谋家们以后，便解除了他们的职务。这就导致产生现在已是反对孟云的阴谋。他的弟弟和摩诃梯诃都罗联合起来推翻孟云。

阴谋家们尚不及行动，孟云就发觉了阴谋，于是残酷地镇压了他们。然而争夺孟云王位的企图并没有就此结束。过了几个月又一个追求王位的人率领二百名支持者于夜间闯入宫内。黎明时侍卫看见对方人数极少，于是将其全部打死。

缅甸王当中少有象孟云那样被迫经受这样的夺权斗争和对至亲骨肉感到失望的。孟云镇压反抗时的残酷对他以后的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孟云巩固王位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首都迁到离阿瓦几公里的阿摩罗补罗(Amarapura)。无论是孟云本人，还是缅甸编年史的作者，以后的一些历史学家，都以神秘的理由来解释这一迁都之举：充满痛苦回忆的阿瓦已经耗尽了命运赋予给它的吉祥，于是星相家们找到了另一个风水较好的地方。这次迁都劳民伤财，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携带家具什物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去，耗费大量金钱修建王宫和宝塔。然而这次似乎荒谬绝伦的迁都之举也有一些客观原因，虽然这些原因未在任何地方表述出来，但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缅甸迁都相当频繁，但并非每次迁都可以仅仅用战略性的理由来解释。问题在于一个热带城市，没有下水道和自来水网，经常遭受火灾和疾病，本身就在自毁，而且比北方的城市老化得早得多。经过几十年甚至预先设计得很好的城市也变成了一条条的胡同和肮脏的市场，由于狭窄、缺水 and 疾病而气息奄奄。因此迁都到新的地方是能够避免沟和市场垃圾令人苦恼的特殊保健措施。

七 兼并阿拉干和与英国人最初的冲突

孟云(1782—1819年)宁愿遵循阿朗帕耶路线，也不愿奉行赘角牙的孤立主义者的政策，他不同于他的前任，首先就把注意力转向以前曾多次加入缅甸可是在缅甸国家衰弱的时期又脱离了它的阿拉干。

十七世纪初阿拉干同样参与瓜分缅甸，并迫使缅甸割让一些领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葡萄牙雇佣兵的阿拉干，不止一次地与他们发生冲突。阿拉干的宿敌孟加拉统治者，终于在1666年将大部分葡萄牙兵引诱过来，并依靠他们击溃了阿拉干的舰队。此后孟加拉人(Bengalese)兼并了阿拉干西部几省；丧失了舰队的阿拉干很快便退居二等国家的地位。清晰的，有时类似冒险小说的阿拉干历史，是缓慢而痛苦地写就的。多年来，葡萄牙人象埃及(Egypt)的马木留克兵(Mameluke——埃及中世纪的近卫兵)一样，一直由他们决定末罗汉(Mrauk-u)王位的人选，如果认为不合意，就推翻他们。只是在1710年，阿拉干王才得以将葡萄牙人和印度雇佣兵驱除出国，并将让其在暖蕊岛(Ramree)定居，他们的后裔至今仍居住在那里。在亲缅甸贵族派遣外交使团到阿摩罗补罗请求孟云庇护阿拉干以前，在这位阿拉干最后一个出色的统治者死后(1731年)，末罗汉的王位上已经又更换了十

四个王。

孟云对征服阿拉干进行了精心策划，于1785年分三路大军水陆并进。经过三个月的苦战，阿拉干失败了，它的末代王他摩陀(Thamada)逃往山地，在那里也被俘获。两万多阿拉干人与被俘的王一起被迁到缅甸——孟云继续奉行在荒芜的缅甸国土上建立阿赫莫旦和拉马英居住地的政策。同时，缅甸人也认为终于把从蒲甘时期起朝圣者崇拜的对象古老的摩诃牟尼佛像(The Mahamuniimage)由阿拉干运来缅甸一事有着重大的意义。

反对并入缅甸的王公们多是伊斯兰教徒(Islam)，他们带领自己的拥护者逃到在这之前已受英国人统治的孟加拉去，在那里定居下来后，即开始袭击阿拉干。缅甸为了追击阿拉干人，侵入了孟加拉境内，这就很快导致了与英国当局最初的军事接触。

1794年一支缅甸部队，因追击阿拉干人而侵入孟加拉，遇到了由伊尔斯金少将(Major-General Erskine)率领的英国部队。根据率领讨伐部队的缅甸军官的报告来看，以后的事态是能够恢复如初的。他写道：“阿拉干的叛民，把国家劫掠一空以后逃跑到吉大港(Chittagong)躲藏起来了。因此伊尔斯金少将和我，两个受尊敬的人物，研究了这个情况并达成了互利的协议。”

这个英国人愿意忘记，而缅甸人认为是先例的协议结局，就是伊尔斯金少将交出了阿拉干搞袭击的三个领导人，其中的两人后来被处死刑。缅甸人认为此类关系以后也应保持，英国人理应交出洗劫属于缅王领土的阿拉干人。不过，伊尔斯金的直接上司那时还没有把缅甸视为军事扩张的对象，因而对他们的行动未加指责。只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伊尔斯金的行为不配为强国代表的行为。

后来英国人不仅拒绝承认伊尔金斯的行为是英缅之间关系的基础，而且甚至让这些逃出缅甸的阿拉干人直接在与缅甸交界的边境上定居，这就大大地有利于他们搞袭击，并使边境局势一度紧张。

在征服阿拉干以后，孟云遵循许多缅王的传统开始了准备征讨暹罗。然而计划四路军进攻的讨伐完全失败了。事实证明，孟云统率无方，犯了许多战略性的错误。对暹罗人来说，与缅甸的战争是解放的战争，人民的战争，因而全国积极行动起来同缅甸的入侵作斗争。孟云亲自率领的部队在三塔径附近遭到了歼灭性的失败。其他两路部队的军事行动也没有成功，只有第四路取得了某些成就，暂时一举占领了1802年才被暹罗人解放的清迈。

军事上的失败加强了孟云的多疑狂和宗教上的偏执性，他在回忆伟大的前辈们的影响下宣布自己为“来世之佛”。在他统治的年代，居民因供养军队和建筑宝塔而深受追加赋税之苦。孟云甚至发布了许多法律，凡饮酒，吸食鸦片，宰杀耕牛者处以死刑。在他统治末期，曾试图在伊洛瓦底江岸边的小地方明恒(Mingun)建造高达二百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宝塔。在七年期间，几万名缅甸农民和被俘的阿拉干人在这个巨大的工地上劳动，数千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四周村庄因苛捐杂税而破产。建造宝塔成了孟云不受欢迎的统治的标志。民间流行着“宝塔完成，国化灰尘”的谣言。最后，建塔工程停止了，因为国家受不了这样的紧张状态。

八 第一次英缅战争前夕与英国的关系

与英印共同边界的出现，遂使缅甸变成了英国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潜在的对象。在那些年代，有可能保证帝国在印度洋（Indian Ocean）的统治并以基地线的形式将印度和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联系起来的缅甸南部地区和它的港口，引起了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兴趣。然而，从伊尔斯金少将事件可以看出：十九世纪英印当局正忙于同法国打仗，因而宁愿和平解决与缅甸的冲突。同时，英国人当时也耽心法国人会与缅甸缔约，继而得到使用缅甸南部港口作为反对孟加拉湾（The Bay of Bengal）的英国人基地的权利。在这方面，法国人确曾采取过某些措施，并于1783年派使团去缅甸缔结通商协定。虽然使团没有获得实际的结果，但是谁也无法保证将来法国人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1795年英印总督约翰·萧尔（Shore John）派了以西姆斯上尉（Captain Symes）为首的外交代表团前往缅甸，商议在阿拉干边界建立秩序，以及说服缅甸人不要同法国人进行谈判。缅甸人有礼貌地接待了西姆斯，但却告诉他，缅王不愿意与英国官员（他们公正地认为印度总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员），而愿意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同时缅甸人根据前例，在写给总督的信中通知说，今后亦应将攻击缅甸的阿拉干人引渡给缅甸当局审处。缅王同意英国的贸易驻劄官（Resident）居住在仰光，但是拒绝对法国船舰关闭缅甸港口。

西姆斯是一个有学问、有头脑的人，他在一本优秀著作中记述了他的缅甸之行。直到今天这本书仍旧是缅甸历史、文化以及十八—十九世纪英缅边界关系最使人关注的文献。然而西姆斯在他之后众多的英国代表和使者中是个例外。大不列颠对缅甸的政策一年比一年更富于侵略性了。

1796年（原文如此，应是1797年—译者）来到仰光的英国驻劄官考克斯（Cox）与西姆斯大不相同。西姆斯理解的一些缅甸人的习惯，例如在进入缅甸人神圣的地方时要脱鞋，要奉行长期令人厌倦的东方宫廷礼节等，却引起曾参加过征服印度和鄙视亚洲人的军官考克斯的忿恨。违抗缅甸当局意旨，有意破坏缅甸的习俗，引起了阿摩罗补罗朝廷的戒备。考克斯没有得到对缅甸人来说不能接受的要求，即以离开缅甸相威胁。最后考克斯甚至向加尔各答写信，说他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刻派军舰来惩罚缅甸人。在其他的几份呈报中，考克斯痛斥西姆斯，他认为西姆斯对缅甸过分纵容，同时他还将缅甸朝廷称为“一帮小丑”。

考克斯张惶失措的信件使公司深感不安，但并不在考克斯所竭力谋求的那一方面。公司不愿意使得与缅甸的关系尖锐化。加尔各答给缅甸王的信十分克制，很象因为驻劄官失礼而致书道歉，并请求缅甸王遣送考克斯去印度。

考克斯回到印度以后，继续抨击缅甸、缅甸人、西姆斯和世人。总督萧尔是一个细心的人，很了解西姆斯，对他有意相信，而对考克斯不甚重视。然而萧尔被撤换了，新任总督惠尔斯莱（Wellesley）勋爵完全赞同考克斯的作为和他的报告。但是惠尔斯莱最初也宁愿和平调解好与缅甸人的冲突，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深深地陷入了同马拉提人（Marathi）的战争。惠尔斯莱一方面答应阿拉干的缅甸总督封锁阿拉干人攻袭的边界，但同时又拒绝著名的东方学家傅兰克林（William Francklin）把阿拉干逃亡者的首领转移到孟加拉深处去的建议。对缅甸统治地的攻袭没有停止，于是阿拉干的总督给惠尔斯莱写了一封愤怒的信，扬言如果英国人不能实现边境的和